



春有残荷  
◎杜金荣

## 今夜,我们在元夕

◎彭之俊

红灯笼,已高高挂起,在今夜,  
一片星空。三十年,悄然  
逝去,  
我们渐生白发。让故事沉  
入心底,  
一顾而倾,在曾经的师范  
学堂。

雉水又逢新春,东长巷,  
苦苦找寻,芸芸众生,不转身。  
东风近了,把一轮明月赠予,  
这东皋古城,抛却护城河边  
的流浪。  
  
寒风轮舞,刺骨的疼痛。  
冬虽远去,早春,依然料峭。

## 儿子的“大礼”

◎龙水

年前周末的一个晚上,从单位下班的我刚到家里,已从上海回家的儿子就迎上来,笑着对我说:“爸,我买了个礼物给您,您到房间看看。”看着儿子神秘兮兮的,我走进房间一看,不由得被靠在东墙壁的一台奶黄色的按摩椅所吸引。“您先试试看。”儿子不由分说,将我拉到按摩椅上躺下,然后喊了声:“小爱小爱,开始按摩。”“小爱已听到,现在开始为您服务。”按摩椅上的语音器应声作答。

随着“呜呜”的响声,按摩椅的下端缓缓上扬,上端后仰,躺在上面的我与按摩椅保持平衡。一阵“咕噜咕噜”声后,按摩椅上的轮子从头部开始揉捏,然后一直往下,并不间断地推拿、按压、刮痧,以及足部按摩。从头顶到脚底,按摩椅不时发出欢快的“咚咚”声,又不时发出有节奏的“哗哗”声。时重时轻的按摩令我如同享受世界名曲般的兴奋愉悦,又如同每个穴位神经般被唤醒的轻松惬意。那恰到好处的力度,仿佛全身都被重新组装了一遍惬意。很快,暂定一刻钟的按摩结束了,有些意犹未尽的我走下按摩椅。

“你肯定花了蛮多钱买的,买它做啥呢?”想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也不易,我嗔怪道。“您的颈椎经常疼,平时我又不在家里,用这个坚持按摩,颈椎会好转的。”“父母之恩大于天,况且也没有花掉多少钱。”斯斯文文的他又宽慰我道。子孝父心

宽。看着儿子诚恳的面容和站在一旁不满两岁的小孙女“按摩按摩”稚嫩的嚷嚷声,我心潮起伏,浮想联翩。

儿子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,正逢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之际。从儿子牙牙学语开始,我和妻子便循循善诱,对其进行启蒙教育。我的母亲更是对孙儿照料有加,关爱备至。真的是含在嘴里怕化了,抱在手里怕摔了。一晃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,我们将其送进镇幼儿园上学。两年后,儿子又进入镇小学。为了培养好儿子,妻子在学校找了份工作,这样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。六年后,天资聪颖的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海门东洲中学,三年后又考取了海门中学。

23岁那年,儿子大学毕业后被上海一家国企录用。告别学习生涯的他步入社会,自食其力。从求学到工作,虽然回家机会不多,但他每次都被小家的和睦和孝道凝聚成的浓浓氛围所感染。

我母亲早年守寡,含辛茹苦将我们四个子女拉扯成人并成家。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孝敬长辈和尊重他人的道理。进入古稀之年的母亲经常发病,每当她犯病时,我和妻子总是日夜守候在她的床前侍奉,给她喂药喂饭、端屎倒尿、洗衣洗被。有好多次,母亲因病因不清,疼痛不已。我们立即将其送进南通的几大医院诊治,直至好转。

火树银花,回眸,写一曲离歌,  
不是生查子,也不是稼轩的青  
玉案。

时光,在飞扬的酒旗下,  
吟唱。春已来到,再过三十年,  
依然是,恰同学少年,执手相看。  
不去说离别,此情,自是难忘。

芬芳  
一叶

母亲步入高龄后,身体每况愈下。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侍奉老母的身上。你养我小,我养你老,在我和妻子身上演绎。尤其是母亲去世前的8个月,周身疼痛、神志不清、双脚瘫痪,是我和妻子噙着泪,轮流抱了8个月,让母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。从上海赶回家,送奶奶最后一程的孙子,在他至深至爱的奶奶灵堂前长跪不起,泪如雨下。痛失奶奶的他似乎在这一刻又明白了许多,成熟了许多。让他明白了人生更多真谛。

常言道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耳濡目染、染苍染黄,儿子成婚前,每次回家都不忘给我们带上吃的和用的;结婚后,又和做教师的妻子一起扛起家庭责任。一年四季,衣帽鞋袜皆为我们买回。每年春节,小夫妻俩还会给我们每人一个大红包。前年仲夏,出差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儿子寄了一盒吐鲁番葡萄回家,给我们尝尝。由于路程遥远,加上路途颠簸,等我们收到货时,葡萄已好坏参半。尽管不少葡萄不能吃了,但我们的心理比吃了葡萄还甜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,是一种职责与担当,是一种发扬与传承。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,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孩子吸收学习。父母对孩子的最好教育就是以身作则。正如孔子所言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

## “是药三分毒”

◎吴有涛

社会进步了,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健全了,人们对健康重视了,身体也金贵起来了,动不动就上医院寻医问药。所以,现在门庭若市、人头攒动的场所,一定少不了医院。但“是药三分毒”这句话,人们似乎忘却了。

我年逾古稀,七十年来求医问药不算多也不算少,过去对这句话领会不深。直到那一次患胆疾住院手术,才切身感悟。

大约是深夜零时腹部开始疼痛,逐步加剧。凌晨4时到达医院。抽血、化验、B超、CT……上午9点多,取全所有的检查报告单,医生诊断:胆囊炎、胆囊管结石伴周围渗出,必须立即住院。老伴儿跑前跑后办理了住院手续,11点07分住进病区。这段时间内,我的感觉还算可以,腹部疼痛缓解,行走、上下楼梯自如。病区床位紧张,新来的病员只能住在走廊里的临时床位上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接受治疗的第一件事是从鼻腔插入胃管。护士叮嘱:不准喝水,更不准进食。打这个时候起,我就开始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理浩劫和精神折磨。此言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和耸人听闻,但于我却是非虚构,没有丝毫夸张。

因为不能进食,输入抗菌消炎药物的同时,给我输入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和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,给身体提供能量。一切按部就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步感觉心悸、胸闷、发烧、出汗。傍晚5点多,护士来测体温、量血压,发现我的舒张压只有30多,急忙叫来医生、护士长。只见他们一阵忙乱,几名护士七手八脚给我吸氧,上心脏监视器和输液滴速控制器,两只手腕均插上静脉留置针管,增加药物输入。此时,我高烧39.5℃,从头到脚,用四五块冰块物理降温仍无济于事。心跳时快时慢,心脏监视器显示,快的时候每分钟160多次,陡然间又降到每分钟80多次。突发状况着实把老伴儿吓得不轻。住在走廊两天两夜,老伴48小时没合眼。还好,我本人一直神志清醒,这给了老伴儿莫大的安慰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每天下午输两瓶脂肪乳,体温一直在39℃上下徘徊,心悸、心慌、出汗,要睡睡不着。到第十天,医生逐步停止了脂肪乳输入,允许我喝点水和流质,从这个时候起,我不发热也不出汗了。五天后出院,一称体重,半个月瘦了12斤。

两个月后,仍到这家医院行胆囊切除术。术后禁食,每天静脉滴注的除抗感染药物外就是脂肪乳。这次我专门留意了,脂肪乳输入后就逐渐出现发热、心慌、出汗症状。我将这种情况告诉医生,医生修改了治疗方案,停止输入脂肪乳,一切正常。可想而知,上次住院期间的突发状况,罪魁祸首当是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。百度“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”,说明书中明确标明,使用本品后可能发生的早期不良反应10多种,我那几个症状赫然在目。

说到这里,必须申明,我并无否定药物作用或抱怨医生的意思,原发病症与药物副作用症状混杂在一起,医生一时也难以辨别。要说怨,只能怨自己。患者的体质存在个体差异,药物的副作用也存在差异性。假如某药物的几个主要副作用同时出现在同一患者身上,对这名患者来说不亚于一场劫难。遗憾的是我就是那名患者。我写此文之目的在于提醒:作为病人,除了积极配合治疗外,还要及时向医护人员反映身体状况,适时提出疑问,提醒医护人员关注药品的副作用,不能让副作用成为症状,再用其他药物来治疗副作用,形成副作用链。如发生这种情况,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垮掉。

心窗  
片羽